



安伟邦 译

大盗贼 第二次出现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1. 红领子男人.....(1)
2. 把我放出来.....(8)
3. 新的变故.....(13)
4. 不知羞耻的典型.....(16)
5. 驾、驾.....(22)
6. 必须干点什么.....(27)
7. 我的家还是我的家.....(31)
8. 空瓶通信.....(39)
9. 三十六颗钮扣.....(46)
10. 好，多会儿进来都行.....(50)
11. 有同情心的人.....(55)
12. 施工现场的碎石子.....(58)
13. 往后退退.....(63)
14. 不管怎样，汽车发动起来了.....(68)
15. 五百五十五马克五十五辨尼.....(72)
16. 修罗塔贝克夫人.....(77)
17. 水晶球.....(82)
18. 齐步——走.....(86)

19. 巴斯蒂..... (91)
20. 十二个蘑菇..... (97)
21. 蘑菇汤..... (101)
22. 最初的治疗..... (107)
23. 反正是被逮捕了..... (113)
24. 煎腊肠晚宴..... (120)

1. 红领子男人

一天中午，卡斯帕尔的奶奶，站在厨房的炉灶前，煎着腊肠。

炉灶上面，跟炒勺并排的火上坐着盛泡菜（卷心菜加盐发酵制成）的大锅。泡菜冒着温乎乎的气，腊肠发出滋滋的声音。屋内飘满了说不出的香味。

一看这个，谁都知道今天是星期四。因为卡斯帕尔的奶奶家，一到星期四，准做煎腊肠加泡菜。

煎腊肠加泡菜，是卡斯帕尔和佐培尔最爱吃的东西。如果按他俩的愿望，最好把一个星期都变成星期四——或者再大点说，把一个星期扩大一倍，让他十四天都是星期四。因此每逢星期四的午饭，他俩总是准时回来吃的。

可是今天，俩人很晚还没回来，奶奶不放心了。

“那孩子们，到底上哪儿玩儿去啦？”奶奶想，“都已经十二点过三分啦。那孩子们，遇上什么事啦？”

奶奶把炒勺和盛泡菜的锅，从火上端下来，为了放放锅里的热气，她把锅盖打开一点。刹那间，她被腾腾上升的热气包围了。眼镜片完全模糊了，什么也

看不见。

“真干了傻事!”奶奶叫道,“尽管戴着眼镜,镜片被热气蒙住了,还是一点用也没有哇!”

她赶紧从鼻子上拿下眼镜,用围裙角去擦蒸气——就在这时候,院子里传来脚步声,走得挺急,却是“咚咚”的沉重的声音,怎么想,也不是卡斯帕尔和佐培尔的脚步声。

接着,门马上当的一声打开,有谁吧哒吧哒地进厨房里来了。

“咦?谁呀!”卡斯帕尔的奶奶说,“别那么没礼貌吧,警察部长先生!难道不敲门就进来,也是可以的吗?”

不戴眼镜,奶奶只能看到朦胧的一片。她使劲看去,才看清哒哒进来的男人,穿着有银钮扣和红领子的蓝衣服,再加上头盔和佩刀——这只能使人认为是警察部长阿里斯·登培尔摩扎先生,因为穿着带银钮扣和红领子的蓝衣服的人,在这镇上,只有他一个。

“真是好香的气味呀!”红领子男人说。

那声音,奶奶确实听到过,可那不是登培尔摩扎先生的声音。

“奇怪,是谁呢?”奶奶想。结果,她光顾去想,擦了眼镜,也忘记戴了。

这时,穿着蓝衣服带银钮扣的男人,来到炉灶那



儿，眼光停留在盛腊肠的炒勺上。

“煎腊肠加上泡菜呀！”那人兴奋地说，“两个星期了，只有水和面包——可现在呢，煎腊肠加泡菜！”

他转向奶奶，用佩刀吓唬道：

“喂！把煎腊肠和泡菜拿过来！我饿啦，吃了，我还有急事！”

卡斯帕尔的奶奶愤慨了：

“很抱歉，警察部长先生——你是开玩笑吧？”

那人用粗野的口气，打断奶奶的话：

“老太太，别学傻瓜——你还不知道你眼前的人是谁吗？好，戴上眼镜看看，不过，请你稍微快一点！”



“行，行！”奶奶搭讪着，擦好眼镜，戴上了。

一瞬间，奶奶的脸，象刚洗过的床单一样发白了：

“这可糟了——是你呀？你在两个星期前，就拘留在消防泵放置处了嘛！”

“那个任务，已经完啦，老太太。”

“那你怎么把制服和佩刀弄到手的？要是让警察部长登培尔摩扎先生知道的话……”

戴警官头盔的人笑了：

“那么，俘虏先生，你是很清楚啦。总之，赶快把煎腊肠和泡菜拿过来！要不，让你认识认识我这个真真正正的大盗贼霍真普洛兹！”

卡斯帕尔的奶奶，膘了一眼厨房的钟，十二点过八分。卡斯帕尔和佐培尔，到底上哪儿去了呢？

奶奶从碗柜里拿出一个碟子，放上一根煎腊肠和一匙泡菜。

“一根煎腊肠！？”大盗贼用拳头咚地打了一下桌子，“老太太，你想干啥？我说想要的，是全部的煎腊肠——还有，锅里的全部泡菜呀。懂吗？”

让他这么一说，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奶奶把腊肠一点不剩地放进碟子，把泡菜锅也摆在那旁边。

“这就好！”霍真普洛兹喊罢，让奶奶坐在桌前。

“你要办傻事，可麻烦哪。好，我就不客气啦！”

奶奶坐在椅子上，只能一声不响，干瞪眼瞧着霍



真普洛兹一个劲地吃腊肠。

跟往常的星期四一样，腊肠一共有九根。霍真普洛兹一根不剩，都给吧唧吧唧地吃光了。泡菜也从锅里直接拿来吃，根本不管桌布脏没脏。

“啊，真好吃！”吃光了腊肠和泡菜，霍真普洛兹说，“老太婆，可好吃咧！不过，有件事得请你特别注意。厨房的钟，现在正好十二点过十五分。从现在起十分钟之内，你就在这儿老实坐着，一声也不许响。

过了十分钟，你呼救也可以。——可是，早一分钟也不行。你明白我的话了吗？”

奶奶不回答。

大盗贼霍真普洛兹叫喊道：

“喂，老太婆，你在听着吗？为什么一声不吭啊？”



奶奶一句话也不说。

她坐在椅子上，一动不动。

那是当然的，奶奶随着霍真普洛兹吃下最后一口腊肠的同时，又气又怕——昏过去了。

2. 把我放出来

卡斯帕尔和朋友佐培尔，一起到市镇小河去钓鱼。可是，除了旧扫雪箒帚和空醋瓶子外，什么也没钓着。

他们把扫雪箒帚又扔回水里，却把空瓶子留下了。

“因为呀，”卡斯帕尔说，“往这里装进信，就可以做空瓶通信了吧？”

假如俩人在半路上没有碰到别的事，那么，今天也肯定象平时的星期四一样，在规定的到达饭桌前的。

没想到，他俩在市场的广场里经过时，从消防泵放置处，传来不太清楚的叫声。

“咦？”卡斯帕尔说，“霍真普洛兹这家伙，今天有点脾气不好哇。听，他不是在那儿乱骂人吗！”

“那不是乱骂人，”佐培尔答道，“那是在求救。也没准儿是牙或者肚子疼。”

自从奶奶的咖啡磨被盗走以来，卡斯帕尔恨着霍真普洛兹。

“那样的家伙，牙和肚子都疼才好！”卡斯帕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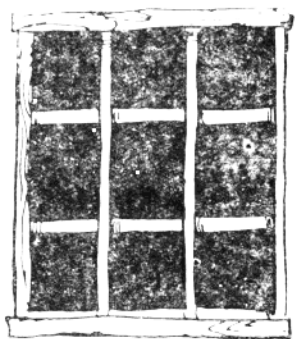
说，“再加上，每个脚指头上都长两个鸡眼，就更好！”

尽管这么说，卡斯帕尔和佐培尔还是想听听是怎么回事，便一同向消防泵放置处跑去。

水泵放置处，只有一个小窗子。当然，这窗子是镶嵌着铁格子的。

站在窗下，那不清楚的声音在说些什么，可就很明白了。

“救命！”水泵放置处的声音说，“救命，我被关在这儿啦！打开，把我放出来！”



卡斯帕尔和佐培尔笑了。

“对你来说，这儿正合适！”俩人喊道，“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你弄到这里，是很高兴的呀，霍真普洛兹先生！”

两个星期前，他俩协助警察，抓到了这个盗贼，从镇长先生那里领到五百五十五马克五十五辨尼（马克和辨尼均是德国货币单位，一辨尼等于百分之一马克），而警察登培尔摩扎先生，从那时起，当上了警察部长。

“把我放出来！”那声音喊道，“我不是大盗贼霍真普洛兹！”

“那当然!”卡斯帕尔拦住那声音说,“我们很清楚,你是领着七个小矮人的小红帽!”

“喂,别开玩笑!我是警察部长登培尔摩扎先生呐!”

“请你适当地停止大喊大叫吧,喊叫大王部长先生——警察马上就来啦!”

“傻瓜!警察是我呀!你们听不出我的声音吗?把我从这儿放出来!我实实在在地是警察官哪!”

卡斯帕尔和佐培尔,根本一点也不相信那含糊不清的声音说的事。问题很明显,就是说,霍真普洛兹想骗他们俩,绝不能轻易上当。

“你要真是登培尔摩扎先生的话……”卡斯帕尔说,“你最好到窗子旁边来,让我们能看到你,怎么样?”

“做不到。我被捆着,倒在地板上。如果你们不快些把我从这儿放出来,你们就犯了罪。懂了吗?罪——犯罪呀!”

跟往常一样,卡斯帕尔和佐培尔,马上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。佐培尔背靠着水泵放置处的墙壁站好,接着,卡斯帕尔蹬着佐培尔的肩膀,向格子窗里张望。

“哎,快点!”卡斯帕尔喊道,“让我看看你,你在哪里呀?”

“在这下边，在消防汽车后面。你看不见我吗？”

“看不见哪。”卡斯帕尔说，“又不是玻璃做的汽车，当然看不见啦。你说这么些愚蠢的谎话，想来骗人，我看，你还是算了吧！”

“不是谎话！这是警官能够证明的不容置疑的事



实。求求你，相信我的话，把我放出来！到底怎么办，才能让你们相信我说的话呢？”

卡斯帕尔和佐培尔，很愿意多多细听一会儿霍真普洛兹说话，因为，让大盗贼霍真普洛兹低头苦求，是非常愉快的。

这时，镇公所的塔上，报告十二点十五分的钟声响了。突然，俩人想起了今天是星期四。

“啊，请你慢慢地继续诉苦吧！”卡斯帕尔从格子窗向里喊，“很遗憾，我和佐培尔，必须赶回家去吃午饭。诉苦部长普洛真霍兹先生——因为直到难得的煎腊肠的皮裂开以前，不能奉陪你啦！”

3. 新的变故

一开始，卡斯帕尔和佐培尔，以为奶奶嫌他们回来晚了，准在那儿特别生气呢。

奶奶一动不动地坐在厨房的桌子那边，对他俩毫不理会，象是在责备他们。

“奶奶！”卡斯帕尔开了口，“没生气呀！说真的，不是我们不好！”

这个时候，卡斯帕尔才注意到奶奶出了什么事。

“呀，不得了，奶奶准是又昏过去啦！”

佐培尔指着空炒勺和空泡菜锅说：

“没准儿是奶奶因为我们没按时回来吃饭，发怒了，而且气晕了，一个人把全部东西都吃光，以后就不舒服啦。”

“也许是的。”卡斯帕尔也说，“九根煎腊肠加上一锅泡菜，对奶奶来说，不管怎样，也是太多了点。”

俩人一起拖着奶奶，把她放到沙发上。然后，往她的前额和太阳穴涂上白兰地，把切了的洋葱拿到她的鼻子底下。

于是，奶奶打了个厉害的喷嚏。她一下子站起来，



象忘掉自己的名字的人似地，看着四周围。

她的视线停留在桌子上的空炒勺和空泡菜锅那儿。——忽然，她的记忆被唤醒了。

接着，奶奶赶紧跟卡斯帕尔和佐培尔讲了她尝到霍真普洛兹的苦头的事。“这不是很可怕吗？”她叫道，“大白天，在这个镇里，连自己的性命、煎腊肠都不能保证！我很想知道，在这个镇上，为什么要有警察！”

奶奶叹着气，把身子沉在沙发里。那模样，好象一会儿又要昏过去似的。